

我国低龄老人学习需求分析与教育策略

祝琨 于浩 董雁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深入探讨低龄老人学习需求在年龄、时期、世代等方面的多元和动态变化发现,低龄老人学习需求的变化受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当前,老年教育仍面临着与低龄老人学习需求特别是差异性、职业性与社会参与性学习需求之间显著不匹配的挑战。为此,要通过建立老年学习共同体、引入数字化支持系统、强化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结及完善老年教育政策和公共服务等,进一步优化老年教育体系,满足低龄老人的多样化学习需求。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低龄老人;学习需求;老年教育;实践策略

[作者简介]祝琨(1999-),女,湖南岳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读硕士;于浩(1995-),男,河南确山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读硕士;董雁(1969-),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远程教育学院,副教授。(陕西 西安 71006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领航人才培养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教师数字素养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LHRCCX23121)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05-0083-08

DOI:10.13615/j.cnki.1004-3985.2024.05.015

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的学习需求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群体的学习需求不但反映了他们融入社会的意愿和能力,而且是推动积极老龄化和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关键。在全球范围内,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的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逐渐形成,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交织推进,成为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潮^[1]。从我国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国家也在不断推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相关部署。例如,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推动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将老龄工作上升

到国家战略地位^[2]。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并适配恰当的老年教育成为老龄工作的重点问题。

在我国老年群体中,低龄老人占比较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和国内相关研究,60~69岁的人群被界定为低龄老人^[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69岁老人为14739万人,占全部老人的比重为55.83%;而48~57岁群体更是达到了2.4亿人,意味着未来我国低龄老人群体还将继续扩大。所以,老年教育要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关注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从这一角度出发,本研究试图探讨我国低龄老人学习需求的变化趋势,分析低龄老人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从而为制定更为有效的教育政策和实践策略提供支持。

一、低龄老人学习需求的理论分析与文献梳理

需求是个体对内外环境客观要求的反映,是个体的一种缺失状态,表现为个体的倾向性^[4]。学习需求即个体为了达到自己所期望的成就水平,而所希望学习的课程内容^[5]。而老年人学习需求即老年人主观觉得自己想要学习某种知识,可以从学习过程中得到某种乐趣或满足,从而达到自己所希望的成就目标^[6]。系统梳理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低龄老人学习需求主要存在年龄、时期、世代三大效应。

(一)低龄老人学习需求的年龄效应

年龄效应主要关注的是随着年龄增长,低龄老人在社会角色、健康状况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他们的学习需求^[7]。关于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即年龄增长对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产生负效应^[8]。关于低龄老人的年龄与其学习需求之间存在何种内在联系,学术界却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现实派的学者如孙传远、何光全等认为,分析低龄老人学习需求的年龄效应要从当前的影响因素出发。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阻碍低龄老年人学习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是视力弱和无价值感等,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低龄老人的视力下降、无价值感增强,学习需求也随之降低^[9]。有学者进一步将学习需求影响因素归为学习动机、学习信息获取等,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低龄老人在学习动机上的功利性逐渐减弱,在学习信息获取途径上趋于“传统”,注重身体健康和休闲生活成为学习参与的重要考量^[10]。

理论派学者如林颖、周颖、祖宏等认为,应从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背后的作用机制来分析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个体的加工速度、范例加工机制的效率、自动注意反应以及记忆广度等信息加工机制或能

力存在显著的年龄效应,这些差异导致个体在无需先前知识基础的学习任务中表现出同样趋势的年龄效应^[11]。从社会学角度出发,随着年龄的增长,低龄老人离开工作岗位的时间增加,逐渐摆脱原有工作角色对退休生活的影响,因此他们的再就业意愿和学习需求逐渐减少^[12]。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有数据表明,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平均替代率不到50%^[13],这意味着低龄老人退休后可能出现收入的整体下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学习意愿。

(二)低龄老人学习需求的时期效应

时期效应主要着眼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对低龄老人学习需求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会呈现上升趋势吗?这主要取决于不同时期低龄老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最终消费率、消费习惯、养老金和退休制度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如果低龄老人的消费习惯、养老金和退休制度发生更迭,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最终消费率随之提高,其学习需求就越高。反之,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就越低。分析低龄老人学习需求的时期效应,需要整体把握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本研究以21世纪00年代、10年代、20年代三个关键时间段为例,尝试进行系统分析和预测。

21世纪0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人才新需求的出现和高等教育的扩招等,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明显上升。第一,失业可能性的增加刺激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出现大量下岗工人。有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者更容易成为失业人员^[14]。第二,人才新需求的出现使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进一步增长。随着我国2001年加入WTO,经济发展活力增强,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人才需求出现新的变化,同时中外教育合作交流也提供了更多的就学机会^[15]。第三,我国教育体制改革进一步刺激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以扩招和收费制为核心内容的高等

教育改革使得我国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了4倍,居民教育支出上升了10倍^[16],低龄老人的教育机会也随之增加。

21世纪10年代,由于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及养老制度改革的推进,低龄老人的经济支持减少,收入不确定性增加,学习需求增速减缓甚至出现一定下降。第一,家庭结构及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老年人从子女处得到的经济支持不断减少,老年贫困化问题增多,而在现实中这些老年人又得不到有效的救助^[17]。第二,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改革推进困难制约了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至2012年,国家审计署8月2日公布的社保审计报告显示,我国尚有17个省份未能按照规定真正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18]。第三,养老金体制改革使低龄老人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低龄老人学习需求下降。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大幕拉开,201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标志着事业单位不缴费却领退休金时代的结束^[19]。虽然平均养老水平能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标准,但同时也增加了养老待遇的不确定性^[20]。

21世纪20年代,随着新型消费习惯的出现和在线教育的发展,低龄老人学习需求可能出现一定上升。第一,新型消费习惯的出现可能使低龄老人产生新的学习需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迫使人们的消费习惯产生变化^[21]，“禁足”在家的低龄老人不得不依赖网络进行购物和交流,网络购物使其体验到前所未有的便利性。因此,在未来的互联网用户中,中老年网民群体数量将会增加^[22],而针对低龄老人群体的互联网学习需求也会随之增加。第二,在线学习的便利性可能是低龄老人学习需求增加的动力之一。疫情时代免费在线教育的飞速发展,为低龄老人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可能会刺激其学习需求的进一步增加。

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将提高低龄老人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最终消费率,从而提升

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劳动力需求的变迁,将推动低龄老人就业市场需求的上升,从而有助于老人教育的发展。第二,养老金和退休制度的完善,进一步保障低龄老人的生存需求,进而刺激其学习需求。第三,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低龄老人教育提供更为便捷的途径,进一步促进低龄老人新学习需求的出现。由此可以推断,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随着时代发展,尽管中途可能出现增速放缓或一定下降,但整体主要呈上升趋势。

(三)低龄老人学习需求的世代效应

世代效应主要关注不同出生世代的低龄老人在经历相似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特征^[23]。绝大多数个体是在青少年时期接受学校教育,参加工作后所经历的社会环境变迁影响老年生活的经济基础,青年时期的生育政策和退休后的退休制度会直接决定低龄老人的生活压力。因此,某一社会制度的变化,只会影响特定年龄的世代群体,而非全部世代群体。其结果是,宏观社会的变迁,将作用于特定年龄的不同出生世代,从而使不同出生世代表现出各自的世代特征。而随着教育的扩张、社会环境的发展、生育政策的转型和退休制度的完善,低龄老人生活经济压力不断减轻,老年教育也不断发展,随之可能引起其学习需求的上升。

我国的教育制度、社会环境、生育政策和退休制度不断变迁,导致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呈现世代差异。在教育制度方面,受教育规模不断增加,学历层次不断提高^[24]。研究表明,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和社会参与意愿随之增加^[25]。在社会环境方面,经历着从百废待兴到艰苦创业再到物质生活逐渐富足的变化,晚年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在生育方面,从“晚、稀、少”政策到完整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再到国家生育政策逐渐放开,总体来说老年生活压力逐渐减小。在退休制度方面,大致

经历了从创建、调整、停滞、重建到创新改革的不同阶段,整体上低龄老人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26]。总体来说,越年轻的世代,其受教育程度越高,物质生活越富足,生活压力越小,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从而学习需求可能越高。

(四) 其他个体影响因素

实证研究表明,女性、已退休、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和教育程度较高的低龄老人的安全、健康及社会参与意识较强,其学习需求更高;而男性、未退休、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和教育程度较低的低龄老人生活压力可能更大,因此学习需求较低^[27]。另外,婚姻状况、居住状况和收入水平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影响低龄老人社会参与的概率和学习需求的强度^[28]。此外,收入来源、家庭结构、关系网络等经济因素,以及社区经济发展水平、社区组织、社区文化等社区因素,也是影响老人学习需求与社会参与的重要因素^[29]。因此,在探讨低龄老人的年龄、时期与世代趋势的同时,也要关注性别、退休与否、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状况、收入水平、收入来源、家庭结构、关系网络、所属社区水平等个人特征因素对低龄老人学习需求的影响。

二、基于低龄老人学习需求的老年教育困境

过去数十年来,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整体上逐渐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老年教育事业也在不断发展。但是,整体来看,我国目前的老年教育事业并未充分适配于低龄老人的个体差异性、阶段性以及层次性,缺乏针对低龄老人个体学习需求动态发展、低龄老人群体社会参与变化趋势和终身学习社会整体变迁趋势的系统性调适。

(一) 对低龄老人差异性学习需求的关注不足

随着老年人学习需求的上升,社区大学、老年大学、开放大学等教育机构均在不断助力老年教育事业。然而,这些机构目前仍然多采用传统的班级授课方式,忽视了低龄老人在身体

机能、认知能力、心理特征、社会角色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特殊需求^[30]。

一方面,不同年龄阶段的低龄老人在身体机能、心理特征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低龄老人群体正处于初步老年阶段,他们在情感识别和语言理解方面的能力通常会出现退化。其学习需求往往不局限于知识获取,而更多的是对社交互动、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追求。然而,现有的老年教育模式常常忽视这些方面的需求,导致教育内容与低龄老人的实际需求不相符。另一方面,不同年龄阶段的低龄老人在社会角色、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低龄的老年人可能更关注技术教育和社交活动,而年长的老年人可能更注重健康保健和休闲活动。这些差异要求老年教育机构提供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的课程设计,从而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此外,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老年教育也面临着转型的挑战。数字化教育工具和平台为老年教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同时也要求教育者和机构适应这一变化,开发适合老年人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和方法。例如,老年人的用户界面概念模型与年轻人所使用的模型肯定存在差异。这意味着教育提供者在教授应用设计和人机交互等内容时,需要考虑到这些差异。

(二) 对低龄老人职业性学习需求的关注不足

过去三十年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受到预防性储蓄动机、消费习惯、养老金和退休制度等因素的影响。然而,老年教育事业的发展并未跟上这些变化的步伐,仍然停留在养老保健层面,与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特别是职业发展方面的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的“失配”。

近年来,尽管我国的老年教育机构试图提供丰富多元的课程内容,但这些内容大多局限于满足养老娱乐的需求,而不是针对低龄老人

的实际学习和职业需求^[31]。事实上,低龄老人只是初步跨入老年阶段。在医疗保障条件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提高的背景下,相当一部分低龄老人仍有继续寻求职业发展的条件和可能性。然而,老年教育目前的内容设置忽视了低龄老人在职业发展方面的潜在需求,缺乏对低龄老人职业技能培养或者职业素质培养方面的关注。许多低龄老人在退休前所掌握的技能和知识,在当前快速变化的职业市场中可能已不再适用。这种技能和知识的过时,加上缺乏适应新技能需求的教育资源,导致了低龄老人在职业市场上的边缘化。而老年教育在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上的滞后,加剧了这种“失配”。许多老年教育课程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无法有效地帮助低龄老人适应现代职业市场的需求。例如,关于数字技能和信息技术的教育,对低龄老人在现代社会中保持竞争力至关重要,但在许多老年教育课程中却鲜有涉及。

总体来看,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与职业市场需求之间的“失配”,反映了当前老年教育体系在适应社会变化和满足老年人实际需求方面的不足。这种“失配”不仅限制了低龄老人的个人发展,也影响了社会对老龄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

(三)对低龄老人社会参与性学习需求的关注不足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教育制度、社会环境、生育政策和退休制度的不断变迁,不同世代低龄老人学习需求与时代发展的“失配”问题日益明显。时代的发展与个体的自我实现都需要低龄老人的社会参与,针对低龄老人的人力资源开发不仅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同时也是构建终身学习社会的必然要求。然而,当前我国的老年教育事业并未有符合时代发展的系统设计。特别是随着社会对数字技能和新兴技术的需求增加,老年教育应当提供更多与这些技能相关的培训和课程。但囿于自

身发展惯性和现实条件的限制,现阶段的老年教育事业并未适配于信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时代的发展形势,表现出明显的滞后^[32]。

当前,数字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已经日益普及,但老年教育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33]。低龄老人的认知和物理能力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对新技术的接受度和使用能力上本身就不高。一些低龄老人对于学习新技术本身还可能存在心理抵触,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例如,一些低龄老人在使用二维码等移动应用时遇到困难,不仅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和社交活动,还可能导致出现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老年教育事业在适应信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时代要求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方法适配性都不高,导致老年人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越来越难以找到适应自己需求的学习资源和机会,加剧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

三、基于低龄老人学习需求的老年教育策略

深入分析低龄老人学习需求的动态变化,不仅能够准确评估老年教育事业目前的成就,还能够为终身学习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指导,从而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针对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变化,在实践中应重点采取以下策略。

(一)构建有效的学习共同体

在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中,构建有效的老年学习共同体显得尤为重要。老年学习共同体不仅是一个学习的平台,更是一个促进社会参与、提升生活质量的社交网络。这一共同体应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时期、不同世代低龄老人的学习需求为中心,通过差异化的自我组织和自我建设,强调学习的主体性、互助性和共享性,从而显著提高老年人的学习动机、学习效率和学习参与率^[34]。

第一,老年学习共同体应关注低龄老人的个体学习需求。这意味着需要从传统的“老年

教育”模式转变为更加灵活和个性化的“老年学习”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老年人的经验、知识和技能被充分尊重和利用,同时也鼓励他们探索新的学习领域和技能。例如,通过提供多样化的课程和活动,满足不同老年人的兴趣和需求,增强他们的学习动机,提升他们的学习参与度。

第二,老年学习共同体应当促进不同世代之间的交流和互助。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在职业发展、人生经历和生活经验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以成为学习和交流的丰富资源。例如,年长者可以分享他们的生活智慧和经验,而低龄者则可以带来新的视角和思路。通过这种跨世代的互动,老年学习共同体能够成为一个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学习环境。

第三,老年学习共同体还应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破地理和物理限制,创建一个虚拟的学习和交流平台。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老年人越来越多地接触和使用智能设备和互联网。因此,通过构建虚拟的学习和交流平台,老年学习共同体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加灵活和便捷的学习方式。

总体而言,构建一个有效的老年学习共同体是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关键策略之一。通过关注个体学习需求、促进世代间交流和合作,以及积极利用现代技术和资源,可以有效提高老年人的学习动机和参与度,同时也为他们的个人发展和社会融合提供支持。

(二)引入数字化支持系统

引入数字化支持系统对于老年人参与数字社会和维持独立生活至关重要。这不仅包括对老年教育机构的升级改造,还包括对老年人学习模式的创新。

第一,要提升数字化技术在老年教育中的应用水平。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好地理解和使用现代技术,提高他们的数字素养和技术接受度。一方面,老年教育机构应

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对现有的线下教育系统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这种升级改造既包括对设施设备的升级改造,更包括对培养方案、课程内容的升级改造。设施设备方面,要根据低龄老人的身体和心理需求,选择更适用、更舒适、更友好的学习设施。课程内容方面,从基础的数字技能如手机等智能设备使用,到更高级的技术应用如智能家居管理等,针对低龄老人的个性需求和学习特点,都可以有所涉猎。另一方面,老年教育机构应构建全新的线上老年教育系统,多渠道开发老年教育资源。可以借助于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全新的网络化、虚拟化、数字化老年教育平台,帮助低龄老人随时随地学习技能、参与社交甚至远程工作。在设计全新系统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低龄老人的身体特征和学习需求,提供更易于他们理解和操作的界面。

第二,要基于数字化支持创新老年学习方式。老年人在使用新技术时可能会面临认知和物理能力的下降,以及对新技术的心理抵触。可以基于数字化支持系统,为老年人提供更加灵活的学习方式,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地点来更自由舒适地选择学习内容。同时,老年人的数字化教育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涉及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可以通过在线课程、虚拟社区和数字化互动工具,打破年龄和代际的阻隔,增加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学习沟通。

(三)强化与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联结

强化老年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有效联结对于促进低龄老人的社会参与和经济独立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关系到低龄老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公平待遇,也关系到如何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老龄人力资源。为此,必须深入理解低龄老人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适配关系,并据此采取相应的针对性措施。

第一,应充分认识低龄老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潜在价值。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技

术的进步,低龄老人群体拥有更长的健康寿命和更丰富的工作经验。然而,目前的劳动市场和教育体系往往忽视了这一群体的特殊需求,导致他们在就业和职业发展方面面临障碍。

第二,应为低龄老人提供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匹配的课程和培训。内容上应该涵盖技能培训、职业再教育和终身学习等,以帮助低龄老人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例如,可以开设针对低龄老年的数字技能培训课程、健康护理课程和创业培训课程等,不断提升他们在现代工作环境中的竞争力。

第三,应为低龄老人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环境。要适应低龄老人的身体和心理需求,通过调整工作时间、提供远程工作机会等为他们创造友好的工作环境。同时,还需要加强对老年人就业权益的保护,防止在招聘和晋升过程中出现年龄歧视。

总之,强化老年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结,需要综合考虑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市场的就业需求以及社会的整体发展。通过这种联结,不仅可以提高老年人的就业率和生活质量,也可以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四)完善老年教育政策和公共服务

随着老年人学习需求的日益提升,国家需要加强老年教育的顶层设计,将老年教育纳入全国规划布局中。这不仅涉及老年教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还包括相应的公共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第一,建立完善的老年教育政策支持体系。政策制定者要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包括他们的健康状况、学习能力和社会参与意愿等。不仅要关注老年人的学习和教育情况,还要关注他们的社会参与和经济贡献。应积极鼓励和支持相关教育机构开发适合老年人的课程和活动,同时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应建立跨部门和跨机构的合作机制,共同推动老年教育的实施和发展。例如,政府可以与教

育机构合作,提供老年教育培训和资源;企业可以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老年人就业和社会参与项目。

第二,建立完善的老年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要充分体现老年教育的公共性和普惠性,可以通过建立社区学习中心、提供在线学习平台和开展户外教育活动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和平台,以满足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学习需求。要充分体现对老年教育的支持力度,政府、教育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发力,切实为老年人学习和融入社会提供更便利更舒适的服务。

综上,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适应并满足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群的学习需求,不仅是教育领域的挑战,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展望未来,应当继续深化对老年群体学习需求的研究,不断优化老年教育体系,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学习需求,促进他们的社会参与和个人发展,从而为构建和谐、包容的老龄化社会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高志敏,朱敏,傅蕾,等.中国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知”与“行”的重温与再探[J].开放教育研究,2017,23(4):50-64.
- [2]王晓峰,刘华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模式[J].人口学刊,2023,45(1):11-15.
- [3]钟搏.代际互动与低龄老人劳动供给[J].人口与经济,2022(3):34-55.
- [4]岳俊芳,孙道金,张艳,等.高等网络教育毕业生学习需求调查研究——以网上人大“毕业生服务工程”为例[J].中国远程教育,2013(6):47-50+95-96.
- [5]陈文娇,刘巧巧,肖杨.基于当代老年人学习需求的社区老年教育课程开发[J].成人教育,2021,41(7):35-40.
- [6]肖海艳.福州市老年大学学员学习需求研究[D/OL].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4[2023-12-15].<https://bar.cnki.net/bar/download/order?id=jBGETXBNDPImvx70aLAuJFo8d3crjALHL->

DOld0RphO3opf5QpQ67GHgrXE0YSPR3RsbAoyvB4t8pFeksLzFj
VrLXgEnxy7Gj93JiUcDfkZ4%2BAdZ3mr8KIdmg%2BFAvNjenF-
PE06FzkyBotadUiujXIDNSQpFCDBno4CXZkSJulGk04qUJj8x%
2FtKk0OllXSTe%2F2HvC5VMhKls2OzkRlj6FjkH2v3RbGcQ4FZc
psEOR7CE%3D.

[7]梁玉成.现代化转型与市场转型混合效应的分解——市场转型研究的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模型[J].社会学研究,2007,130(4):93-117+244.

[8]许竞,李雅慧.我国中高龄人群学习需求及偏好调查研究——基于部分省市抽样数据[J].开放教育研究,2017,23(1):110-120.

[9]孙传远.老年人远程学习现状调查研究——以上海老年人为例[J].中国远程教育,2013(12):41-46+96.

[10]何光全.我国成人学习基本状况调查[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3,126(6):58-69.

[11]林颖,周颖.内隐序列学习的表征机制及年龄效应研究[J].心理科学,2006(4):882-886.

[12]黄祖宏,王蓉蓉.独生子女父母再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对上海市老年独生子女父母调查的Ordinal回归实证分析[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29(1):52-57+72.

[13]李实,吴凡,徐晓静.中国城镇居民养老金收入差距的变化[J].劳动经济研究,2020,8(5):3-21.

[14]孟昕,黄少卿.中国城市的失业、消费平滑和预防性储蓄[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6):40-50.

[15]陈至立.我国加入WTO对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人民教育,2002(3):4-7.

[16]杨汝岱,陈斌开.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J].经济研究,2009,44(8):113-124.

[17]姜向群,郑研辉.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及其经济保障问题分析[J].人口学刊,2013,35(2):42-48.

[18]林毓铭.体制改革:从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J].经济学家,2013,180(12):65-72.

[19]付奉义,胡代霞.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大幕拉开——事业单位不缴费却领退休金的时代结束[J].天津社会保险,2014(4):12-13.

[20]杨超,余桔云.养老金并轨后不同群体养老金水平、差

距与调适[J].企业经济,2017,36(8):179-186.

[21]黄娅娜,宗庆庆.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效应[J].经济研究,2014,49(S1):17-28.

[22]袁晓玲,李彩娟,王非.疫情下居民消费动态变化分析与建议[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5):31-39.

[23]RYDER N B.The cohort as a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5(30):843-861.

[24]罗楚亮,刘晓霞.教育扩张与教育的代际流动性[J].中国社会科学,2018,266(2):121-140+207.

[25]李宗华,李伟峰,高功敬.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1,187(3):112-117.

[26]张明丽,李方,秦笑梅.我国退休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创新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1,295(7):50-52.

[27]许竞,李雅慧.我国中高龄人群学习需求及偏好调查研究——基于部分省市抽样数据[J].开放教育研究,2017,23(1):110-120.

[28]刘燕,纪晓岚.老年人社会参与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基于311份个案访谈数据[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9(3):98-104.

[29]杨华,项莹.浙江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影响因素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4(11):147-152+160.

[30]李光,赵瑜.从“老年大学”到“老年学习共同体”——新时代老年教育的新思考[J].职教论坛,2021,37(6):103-108.

[31]刘逸楠.新时期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成就、问题、路径[J].继续教育研究,2024(1):73-77.

[32]马丽华.我国老年教育转型发展:理论重构与策略选择[J].教育发展研究,2020,40(17):28-35.

[33]朱冠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数字化课程建设现状、理念优化与发展路径[J].中国成人教育,2023(21):37-42.

[34]李光,苏娇燕.老年学习共同体对老年学习动机的影响研究[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2,24(1):71-76.

(栏目编辑:孙苹)